皇明嘉隆疏抄

兵科右給事中臣夏言等謹

題為杜傳乞以光

聖政事昨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

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

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錦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户其餘罷該

部知道欽此臣等待罪該科伏覩

成命私懷憂廹彷徨寧處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

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

德乃可授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来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
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内官物故輒將
弟姪厮養及親交技藝人等一槩乞
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
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
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
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
名明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
然阿從而莫執　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
復振舉十餘年来錦衣衛之官充斥官署至不

能容太倉之米耗於俸糧幾至乏絕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 明詔内開正德元年以來諸
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
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切意也當時
臣言猥以菲才實奉 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
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不慰悅名器自此稍
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 改元以來未及
二年 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
事紛紜 聖旨不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尤為

蠹政之尤先前秪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
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
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其藩邸舊勞繼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
可也乃若戴義歷事　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榮寵亦云極矣適者
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鏹廪給齋糧搭
分麻布官造塋域優崇亦已過矣今因深恭等
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實為過濫此則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世守之法皆大壞于　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槩係於　登極一詔今
復有此舉則是欲蹈　先朝之故轍而非所以
全　明詔之大信也豈欲違　祖宗之
成法而非所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況　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傳乞是則前日
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
也先後矛盾首尾衝決帝王晝一之政似不如
此臣等考之故典武職貲格自軍功立至副千
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二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
虜賊四名顆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

擒斬十二名顆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
斬二十四名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
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名
以陣亡例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
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
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
每員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
漕陸挽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
德而
陛下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上蓋軍功

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户若併加一
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
戴義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
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也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
一開末流日趨於濫人人據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處不言疲敝田野無
人不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
發正宜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
能舍此不圖寖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

綱既紊百目盡隳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

矣伏乞

陛下上奉 祖宗之訓下為 社稷之計令將此傳

陞襲錦襲俊官職特寢 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 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

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 中興之政

始終如一不復為將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

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屠僑等謹

題為遵　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事近該錦衣衛右千戶所旛幢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　藩宮之勞乞要比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本衛所見任職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弟小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兵部執奏奉

聖旨還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理又該

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於帶俸數內乞要見

任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

則必任之以事邢福海等乞陞已非其據且嫌

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

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

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邢福海

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不惟不從併與小旗顧錦俱傳陞錦衣衛正千

戶世襲該部又行執奏為

成憲之決不可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　批答曰已有
旨了是何甘自棄壞至此哉且武職之授必有
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考有勲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今邢福海等以其
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
其姊氏嬪御自有　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
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恩非今日可授之例
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況千戶乎千百
皆不宜授也況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

為明白治亂之機太有關繫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皆以為莊奉肅奉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有陳乞顧錦亦得併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不戒也尚矣寵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禍可鑒也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有寵命之褒矣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賚之而已爾若武職世襲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況傳陞乞陞官職乃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敝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革　成憲具　詔裁革天下

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意査革

方定　聖墨未乾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宮闈親屬傳授蔣珊等

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為百戶該部

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因

女侍之故至以校尉之役而輒隆以錦衣五品

之陞不獨止其一身之榮而遂及其子孫世官

之典在

祖宗不肯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功者更將

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諭也夫

武宗之朝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
不可收拾今日傳乞之事或由　宮闈或由女
謁則恩常揜義公不勝私而其流之弊又有不
可勝捄者於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言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
之當信特為追寢　前命令邢福海等止以原
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　君德於乾剛之美而聽
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
甚

宗社幸甚臣等職有當言義不容默懇切之私不勝

仰望

聖心悔悟之至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事近該吏部題

為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

席書題為乞 恩比照事例改陞館職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夔編脩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

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

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

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

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

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賞緣夤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參送法司治以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公則爵重而賞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之著在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途清仕路也不意今
日又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
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
間傳乞多類出於武職雜流矣文臣清秩無有
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
不敢為者乎今舂等乞陞則往時權奸所不敢
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反浮於寧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為
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止宜責其弟修職圖
報奚內外之擇耶且　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

改授行人司職御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者俱夤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忝照席書本以憸邪小人壟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變亂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今璁萼以誣衊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與璁之疏必不上矣書

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璁萼甘為鷹犬無復忌憚
平生奸僞洞見真性書董將誰欺乎身為大臣
而為子孫乞官上瀆
祖宗成憲下汙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成命將席書亟賜罷黜為大
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
奉　欽依事例拏送法司問罪黜退為民其書
及璁萼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
取自　上裁則誣善讒諂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夤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道不昧而

仕路永清矣

嘉靖四年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改陞恩典出自朝廷這廝如何輒引大禮妄言掇拾又說偶合之辭大禮尊正於綱倫好生不知事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法度終於糜爛天下後世將為何如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報答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願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利者欲人知趨之也全等糜費 帑廩百十萬石盜竊名器十有餘年幸逭追罰 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衣冠之爵以情授權以寵加賊及臺廝濫於局外使將來捐軀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德其上哉今日其造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切念全等方革之初節奉 明詔有曰

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被革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叅奏重治又曰再來奏擾不

饒宣之　綸綍威如雷霆布之朝野昭如星日

相去幾久盟約已乖一時憸人糾類朋貫依城

負社竟有今日縱是不許寅緣比例然

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

往迹甚明況閆安等五名俱係内臣傳乞事同

一體法持兩端已作厲階終成幸竇且法久則

勢將必玩人情如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

視今亦由今之視昔阻遏之計顧不難哉此其

不可者三也臣等豈不知將順可以獲

君德默成以情察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
錫不可不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不
可不慮利害相權擇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歛
謗豈人情哉再照季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
月始奉有 前旨查勘中間 奏擾凡七八次
俱從本科痛行条出使該部據此豫為条
奏縱下部果如 明詔發遣以去其幸謀或可潛
折覔緣之奸 恩未必遽須須亦未必至濫濫
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尤哉今職掌過事
姑容左右曲為求 請臣等又奉職無狀不能
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既定而復摇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
賜追回　成命將季全閔安等仍前革職通行等
送法司照依
前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
新政無瑕纇矣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譏刺既衆讐怨
必多特以待罪言官勢難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赦其罪而采之納之臣等不勝拳拳祈
望之至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等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寢傳奉枉請謁以光

聖德事先該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稱係莊奉夫人

弟妄引先年事例乞要陞職已經本科據法參

駁再經該部抗詞執　奏俱未蒙

允旨乃於十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小旗顧錦都

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成命既下中外聞之

罔不驚愕臣等方合辭論列間又該邢福海顧

錦　奏乞見任管事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益切駭懼莫遑寧處伏思

陛下仁聖恭儉法　祖立政自踐祚以來臨御外朝
燕處　法宮凡關　聖躬舉措未聞少有差失
雖文王之小心成湯之檢身莫有過也詎意
今日有此傳奉之舉實爲　仁明之累臣等竊爲
諫官職司補過凡遇小有虧損
聖德之事便合力言不敢畏避不測之誅致
陛下事有過舉謹昧死爲
陛下言之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造創大業起自民間不階尺土間關百
戰以有天下故立國之後設爲武爵以待有功
延及子孫俾世其職比於文秩獨加優厚所以

宣汗馬之勛勵忠勇之節也是以本
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陞曰文職不許封公侯
以此耳
祖宗一代之法子孫萬世之守可謂慎重矣
列聖朝率由罔愆中間亦有爵賞僭濫之時多
年政令之弊然而繼世之後旋復釐革徒
治體貽譏後人何益之有矧惟
陛下即位之初固已痛革 先朝此弊海內臣民方
欣慰今 聖政維新更化未久顧踵故轍而
之也實臣等所未解也且邢福海顧錦平日
不以行伍未經戰陣未有勞效而一旦官以五

而侍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以
祖宗成法停之甚不可也豈惟
祖宗之法不可在公廷之議咸以為不可也又況以
徒足父兄之私昌 國家軍功之賞尤不可以示
天下也 竊意邢顧二夫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
皇后年深 有勞勛然有今日遭際 龍飛充陳大
内侍存封錫之榮煥加名號之表 後宮寵渥
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
君恩不當緣寵驕矜頗復廣布恩澤昔宋臣歐陽脩
所以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上疏云張氏
未入宮之前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

為開人自招謗議此言極為切當可以開諭常

情伏乞

陛下仰遵　成憲以名器為重申飭　內庭以汰倖

為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且查得邢

福海所　奏止是援引魏振事例所望亦已過

分而傳奉

聖旨乃有正千戶之陞兼許世襲所予反為增濫顧

錦陳情不知憑何尙緣忽同　內降事體大謬

漸不可長至於乞　恩管事且有明例不煩論

列所有昨来傳奉邢福海顧錦世襲正千戶之

命尚乞　聖明亟賜追寢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臣

等冒昧瀆陳罪當誅死緣犬馬之忠誠不欲萬
世之下以此事胥累
聖德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吏科都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抑倖進以尊大禮以惜名器事先該吏部題

王价原係朝　覲考察閑住人數

祖宗朝六十餘年凡經考黜退者竝不曾有一人復

職王价假以建言大禮若遂其僥倖豈惟無以

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端伏望將王

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祿寺監事錢

子勲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閑住人員建言大禮

事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

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錢子勳准與他復職欽此夫以吏禮二部所擬
如彼
陛下所以慶价與勳者復如此臣等深有所未諭故
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獻竊思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礪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禮者皆何
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於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
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因以贊　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爲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矣

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璲子

勳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非小人

共臣等查得王价璲子勳俱係朝

覲考察黜退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眞

穿窬小輩也豈出衆挾自知槁木冷灰不復生

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用耳非眞忠於

陛下者也非眞有心於議　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勳復原職各致仕固已墮其

術中今又將价晋京職勳復原職各見任是復

落其套內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

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著為定例以風厲庶官今若復用价與勳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且啓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在邇何以示後諂諛成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以來始猶陽假陰借今如价與勳則明白陳乞不致於必得而不已矣始猶以獲一官為幸今如价與勳則恣意谿壑不滿其所欲不已矣餘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勳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典禮汚壞其言不可信耶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皆言不許大臣也亦曰价輩不可復進京職復之則奸人

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
究其欺罔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
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　大禮爲騙官之資誠
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是
朝廷之典禮真爲此等人所汚壞矣垂涎富貴者
朝以議禮爲言染指功名者暮以議禮藉口小
人將以官爵爲囊中之物誠如紀等之言無以
懲奸而杜倖是　朝廷之官爵真爲小人所壞
誠不忍
陛下之官爵爲小人所騙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擬將王价錢子勳仍令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司嚴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爲小人所壞國家之名器重不爲小人所騙豈非清朝一盛事哉

嘉靖六年正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以節秩廪以隆

聖治事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興等題稱本官司禮監太監鲍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鲍恩等八名陞級奉 聖旨鲍恩等准各陞一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鲍璇等五十名准收勇士奉 聖旨鲍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人無瀆志爵祿慎則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

同符堯舜者也而其已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
端有繫於此者夫何慶等狡猾貪冒成風
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　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然　中興之令典非
有　先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
待罪諫科義激於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
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而又得[illegible]
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illegible]
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憫不忍[illegible]

孝慶者固當曉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故違俾
得使之矢心圖報感激於無窮可也顧乃覬覦
非分邀蠲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此不杜則章服如之何而不僭越名分如之
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者哉
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當擒斬
北虜九名顆正千戶六級當擒斬六名顆實授
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顆總旗二級當擒斬二
名顆若等身寄戈矛命等一擲甘心矢石且求
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奚止數人文移往來動經
一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而可以希圖

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五石正千戶五品該支一十六石實授百戶六品該支一十石總旗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雖糧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兩所給亦是民脂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意不過謂忠遠事 累朝積有勞勩生前蒙干之榮金帛之 賜玆者塋域之建
諭祭之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殊典已趐酬功又何至上干 國家億萬世之紀綱

下朘 國家一萬人之膏血以求爲彼後人作
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且昨鮑忠初故之
後京城內外衆口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九十
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
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是
則貲蓄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
此則其席怙之惡素行可知矣雖自今褫恩之
職擯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優恤之恩典今 聖明在上功罪莫
逃賞罰不渝儻有可錄必 賜追崇是則惟辟

作福之大義而何須慶等紛紛　奏瀆耶且官
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劉鐸等五十人異姓別
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也何乃混以名
籍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　朝廷之器以
濟己私引類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
賄遂使胥徒雜沓乎青紫廝隸混淆於冠裳臣
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哉今
胡雛作梗邊塵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
其用遣戍者歲增而粮餉不副其需孜孜區畫
固嘗厪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爲恩等

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為所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念多事之際重惜　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illegible]平絕璇等勇士速
賜停罷仍令以後　內府各官有故若果著有勳
勞該在優恤一聽
上裁以見　恩威出自　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
冒敘功勳僥求官職則員無冗授足以服西北
捍禦者之心俸不虛糜足以舒東南漕輓者之
力而內治既脩外患斯弭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鮑忠故後思悼非常况先已有准
乞數名了這起鮑忠等准三箇勇士准收二十
名其餘革除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重爵賞以彌釁端以全政體事近該

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援內官監

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帶匠人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罔辨踰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汚奏剡計得六十八人

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涣錯愕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所以奔走群動者莫

先於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者莫越於
文武二途故武職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
有長人之責必勳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
銓而序班亦係議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
間有外此而得非　恩出寅緣則姻聯戚畹然
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徼外死事邊戍未
霑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豐
校迭遭白首青衿動經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
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時以此
而倫之前項人役張順耗廪徒手攫官者難易

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知也且內官監以盖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始籍錦衣其諸匠作則皆衘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數濫名器破裂舊規之失科部叅行無慮數四尚意　天啓　聖衷行放罷顧可指爲明例耶其若訣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匠箭王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也　特恩盖不得多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役𦊨工咸通官籍其爲黄

緣之計固得矣所惜議禮清地可廁工師
近侍衙門淪爲匠局將使餼公影射之輩藉口藝
技之微咸瞯瞯然有垂涎班列之想矣謂不作
俑於是舉手又況此輩虛名徒掛實用全無程
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爲智能論事功則玩日愒
時以爲勞勩避差役則假威　內府以復身家
尚奔競則轉相效尤以冒章服干求之迹人所
共知伈俔之容彼亦自若　朝廷安所利而容
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以致察政體則
先時縱而　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而

新政始重量倉廩則先時畜匱而　新政稍充計帑
藏則先時殫虛而　新政浸裕夫統御一道脩
墜異趣賦入無增豐歉殊執揆厥所原豈不以
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
我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旨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
上塵伏乞　約飭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試而肅信
度之工亟賜收田　成命將宮匠趙奎等照舊
供職著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於文
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清朝肅政之時為恣意干紀之舉恢張倖門蹂踐公
器守法之人似不如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遠罪愆庶幾
國度不虧物議不作而後釁或可弭矣
嘉靖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部尚書臣金獻民等謹

題為重

詔令惜名器以絕厲階事武選清吏司案呈先該錦衣衛革職千百户等官季全等　奏辯復職該本部備查季全等陞革緣由開立前件具題嘉靖四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閻安等名由營建定磔廠陞的都准與原陞職級內崔文著見任管事其餘季全等各與做百户職事不許當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不許比例陳乞有違犯的參究治罪欽此欽遵案呈到部臣等竊聞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王者

丶不私人以官昔在

先朝權奸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幸賴

皇上嗣統首詔裁革仕路爲之一清京儲爲之頃省

誠[illegible]第一美政也迨季全王邦奇等倚恃

奸[illegible]紛奏辯節奉

明旨不[illegible]不畏法度則曰本當拏送法司究問

不[illegible]這遭則曰再來奏擾不饒

綸音諄[illegible]傳播海內經今數年忽爲此輩反汗則

朝廷詔令皆不足信於天下矣且

祖宗舊制武職非軍功不授而錦衣近　侍尤[illegible]

以畀人今以權門廝役市井[illegible]非有汗馬之

勞槩授親軍之職則
朝廷名器皆不足示勸於天下矣以一日之間而
復充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而壞
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深為
陛下惜哉雖曰不許奮緣管事奔競者已成風矣雖
曰不許比例陳乞而 奏擾者已踵至矣故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矣伏望
皇上洞察此弊痛塞其源急 詔令不可以輕變名
器不可以輕授將李全等照舊革罷以息人言
以消天變實
宗社無窮之福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四川等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汪淵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正

國體事伏覩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勑旨內外文武勲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賛襄或以迎立或以効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者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千户者一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

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壞
國體臣等未之信也
陛下 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皇帝親弟不
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
力無所為況 先帝之遺詔明白 慈壽皇太
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於定策
太監扶安何與於贊襄至駙馬等官崔元等之
奉 符迎立太監張佐之藩邸効勞惠安伯等

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皆臣子奉職之常

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貴戚幷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蒙　寵榮或陞祿位或陞錫予於

分已足於禮已崇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

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

指揮千戶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勩不可

以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

時諸臣運籌數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

不世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
陛下與劉基如何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
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得而得之在
陛下不為泰於諸臣不為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功
勲官爵下及于爛羊祿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勑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

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大典天下殊 恩擬議不下
廷臣撰 勅恐非 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
以 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
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
非臣等願望也臣等聞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況
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朝為鑒乎正德年間姦邪怙勢倖
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廁崇

階冗食瞀貨而滿　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　朝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蹈前轍臣等愚竊謂此非
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有貪饕險
小急於富貴蠱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
利賴得矣於
陛下之國事何哉濟一己之私誤
陛下天下之大此輩胃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
長隙不可開臣等恐此舉之後共一事者必自

敘偶一得肖必要功奸田犯法之徒必援引而
覬覦貪緣弄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
先帝之朝不至極弊大壞不已也臣等待罪言官職
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細
故敢不捨生昧死為
陛下極言以救 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
成命 俯恤人言庶幾 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
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藩邸入繼大統雖關天運有勞諸臣特封廕

以酬其功戍命巳下不必撓阻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臣張九叙等謹
題為慎爵賞嚴王威以正　國體事日者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兵二部臣等皆以紀元之初
肇脩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群僚以新天
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隳是以異禮貌而特
錫之也既乃尚書喬宇等積奏之有本送科則
陛下以入繼大統歸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
等見之伏竊愕異夫王后無嗣建支子以繼
大宗禮之經也是以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甚深遠矣況

陛下以武宗皇帝第一懿弟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寔尊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詔券俾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漢盧植語竇武曰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横貪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聞喜之封以及於敗廷和

等之所知也費宏援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
政遇亦奇矣若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
亦非宏之所敢當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
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
矣親捧信符迎立等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
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
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裡酬過其
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心
矣我 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若
前代徒為名號崔元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主受茲重爵報荅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
戰死軍士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
而況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
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已
極加祿三百石盈濫甚矣況太師人臣之極以
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其職守固已蹴踖不安又以太子太傅
廕子一人爲錦衣衛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
當也夫叔援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弱
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歆戴奈何自受擁立之名哉宦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逮於東京委任漸大於是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不可言

今

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主出於宦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欲廕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奏文張欽張淮各
能同心替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
廕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當
武宗之世事多司禮監所擅舉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今乃以贊相大計歸
之臣等恐 主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累
經論列
陛下不惜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緊因旅進
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
揮使誤又甚焉黃偉鮑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
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等

抑不知其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

陛下錄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

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閆洪趙山

黃錦李清王玹孫端趙霦李堂李雲張昇蘇瑾

郭神趙林陳林張柄劉臣劉銳丁王劉榮各欲

加祿多者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十

四石廕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

一人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

千户百户夫佐等各先任　潘府承奉等官不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　駕來京旣已陞各監太監諸職幷得著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襲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明王行法自近之意我

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王難作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乃獨重賚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

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況此二十七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柰何欲事出漢文帝之下乎況我

祖宗之初治內之令甚嚴各監局內官無敢擅置家
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
敗事自王振以來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橫連都
鄙弟姪支附半於郡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希
附強權者率腐身豎子以自衒進敗國蠹政之
事至正德以來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
爲蹈其覆轍私昵寺豎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
譏再見於萬夫之口我臣等誠以爲不可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勑下禮部頒賞勲戚文武大小臣
工既各以差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惠

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俸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亦不必加官蔭祿盡皆蔭其舍人蓋前日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下受無功之賞為貪費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之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柰何欲以以私啗臣下哉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雖得例受封爵然皆以太宗嫡統之親以次叙進

陛下繼專承統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　祖母曰　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曰　興國太后已斟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
又推其情俾邵喜蔣綸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
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則　孝貞純皇后乃
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
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
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次受封比綏和之末丁
傅皆為列侯陰沴女孽大干天常於是黃霧四
塞異世再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

亂士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敝寔以是兆今春
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晝夜不鮮日月星辰
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風霾大作變怪
異常皆　上天先事垂戒及我
祖宗陰示告敎之意
陛下徒知驚惕而不知攬威柄消家蔽以回變異乃
欲大啓封爵及今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
襲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多也
若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悠久保全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臣等

竊又聞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言人君不敢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君獨斷於上者則
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出己意
貿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勑大須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
視草代言　內閣又不預聞故乃與一二近習
欲擅贊襄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弄威福既以世賞牽制　內閣又以
厚爵援樹外氏徧賚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
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　前命以決蒙

蔽之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己從人示天下
以王者無私之義遏絶姦諛杜群小徼功固寵
之心則　主威日嚴人無異議近習知懼政柄
不移天變可田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繫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後悔也臣等披瀝汗膽不勝惓
惓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自藩邸入繼大統雖天運有勞諸臣特加封
廕以酬其勞成命已下不必挽沮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戒不職以勵邊臣事近該鎮守大

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謀擒捕盜黨盡

絕以致邊方寧靜勞績可嘉不准辭著照舊用

心鎮守還廕弟一人做錦衣衛世襲試百戶朱

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

照舊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測

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廕忠

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

之未真一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惡吾輩之驁悍者也二說皆
是殊不知飾詐能來　溫厚之旨而不能逃輿
論之公能蔽　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
能欺各邊之明上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愚
且昧者誠如是奚以賞為臣敢詳為
陛下言之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讐秉節鉞者徒擁
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虧河上之師主
帥辱推轂之命　宗藩避難骨肉睽違閫鎮生
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尤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　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宋
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

等官悉豪原宥此　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
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聲
勢之孤危體　朝廷之德意跡上而中止者三
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忠豈不知我
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疾益篤未審此
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匆遽惶懼之時而乃
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
撫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略卒至授
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卒至成擒博訪廣詢漫
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履歷謂忠無要挾

之意可乎

陛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不探其心而誤墮其計

睿旨溫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恩

今職之有辣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

然而受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之不然何

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論我此臣等所以萬

爲不可者也如蒙乞賜追寢　成命武忠不必

賜陞朱振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

戒飭忠等宜當矢厥忠貞同補前闕候將來建有邊

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碌碌之名罔

上售私輒犯洶洶之議以貽累
聖明以自速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徼守臣知勵矣
嘉靖四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辭陳乞以重爵賞事近有針工局副使楊

等題本到科內稱

御用監太監丘清病故節蒙

天恩賜給寶鈔齋糧麻布蓋享堂碑亭造墳安葬外

乃引故官趙山為例乞將伊姪丘麟量授職級

請錦衣衛食糧直差題奉

聖旨准他丘麟與做錦衣衛百戶帶俸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等查得先因　御馬監太監趙山病故

少監王佑為陳乞廕其弟趙雲為錦衣衛正千戶

戶臣等嘗具疏題　請力諍其非奈蒙

准信該兵部尚書彭澤等反覆具題諫阻亦有奏蒙
俞允中外臣民方且以為此 新政之累拭目望之
近又有太監楊總病故小火者楊道又以趙山
比例陳乞又授其姪楊倫為錦衣衛百戶今副
使楊純等又以為例而丘麟竟得陞授錦衣百
戶之銜則趙山一時之 特旨不得永為冒濫
陳乞者之定例耶臣等前日所以必言極諍而
不容已者豈好為是喋喋哉正恐幹源一開末
流難禁有如是耳蓋武職必由軍功此
祖宗傳世之舊章傳乞盡行查革又
陛下即位之 新詔今使群小遂其請求則是

舊章不守 新詔自違天下人心必將謂
陛下拂 祖訓而濫 恩私廢 詔書而闢倖路矣
其如治道何況此等 恩典在
先朝或由 青宮舊侍或酬久任賢勞則珍重褒崇
而偶一為之未嘗博施而濫及也今者不論厚
薄賢否而各聽其陳乞臣等竊恐名器從濫則
功臣觧體得之者不感其惠而覩之者亦不見
其貴重矣故古之明主謹繁纓不以輕授儲敝
袴必待有功良有以也況官爵乎且故官趙山
等皆
陛下潛邸舊臣也

陛下莫不曰恤其舊私貽之過厚似無大害然人主
為天下守名器惟賢是與豈可得而自私凡在
庭闈之下者孰非
陛下之臣庶邪舊臣可厚則奉公勞瘁者豈可薄然
各家弟姪豈可數計若使倖門一開人皆沾惠
舊新蒙　恩臣等竊恐人多日永雖倍漕河之
粟不足以贍其養而錦衣一衛且將不能容其
趾跡矣則前日之冒濫而除革者又何以使之
屈服乎臣等伏望
陛下遠遵傳世之典使　舊章不自我而愆忘近守
登極之　諭使　新詔不踰年而反汗名器用守上

荅
天心私授不狥下銷物議救田累次之
成命追奪三姓之廕官則倖門無踏陳乞者不得以
藉口覬覦者自是而息心此脩德弭灾之實政
而感人動物之微機也臣等無任惓惓之誠干
冒宸嚴不勝悚息之至
嘉靖二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臣許相卿謹

題爲裁倖進以俾公論事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衆則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不得私也頃者

欽准廕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蓋騰物議矣 舊章累 新政有必不可者兵部尚書彭澤等言之安磐則又言之人三爲衆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 諭曰已有成命了再 諭曰已有旨了三

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 朝廷之政公則一體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乗隙躡

踵非分無厭之求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禁之
然則欽爲亂 國經澤等爲失官守臣等爲負
言責但不知議者謂
陛下爲能守 祖法何如耳故尚書于謙再造
社稷官其子冕爲錦衣千户今尚書王守仁克平汀
贛官其子王憲爲錦衣千户欽非二臣比而賢
官崇於于冕與王憲是忠勲大臣之子曽不若
近倖中人之奴天下狗國死事之臣聞之其誰
不解體借曰
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 寵以賜金僅以加
俸有識猶曰非德賞也況貿非欽之類欽之隸

耳而濫　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吝改而持之益堅豈欽甘言媚謂惟恐失之爲愧而叛方蛇盤蚓結陰有藉之爲地者乎何

陛下重違内侍而輕拒士大夫也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

伏望

陛下寢前　命褫賢官以感天意以昭公論非惟塞小人非望之心亦助成

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奏

聖旨已累有旨了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自禮等謹

題為再乞

天聽慎名器以愜公論事頃者該兵部具題為

欽奉事據通政司送據蕭鍈等各告受陞前來本部

欲便遵節奉　勑旨將蕭鍈等陞授指揮千百

戶俱照後註定各所司帶俸等因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勑旨與世襲蕭鍈等著堂上

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管事內府衙門該錄

的着戶部查照勑旨行欽此隨該兵部復題前

事內閣蕭鍈張潤等不係軍功緊與世襲不由

考選俱令管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下貽鍈等

之罪愆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
臣交章諫止情已懇切詞已竭矣未蒙
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南京六科十三道
等官又皆交章奏請亦未蒙　俯信臣等仰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諫者以候
聖心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
且使受於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月之久大臣累
疏辭免而尚未得俞允況近習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濫
醲益深夫爵賞以為勸功也衆悅而從[illegible]之理
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哉況錦衣係近　侍衛門所關者重若不待選擇而槩以蔭叙私及其人則將来咸啘近習比例冒緣充斥偉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蹈正德年間之轍矣况世襲必有軍功見任必待考選此　祖宗之成法　累朝之事例若一旦廢之何以定内外武臣之法守而服天下後世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旨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之罪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皇上於有過孰若披瀝肝膽盡言於　上以不免於

斧鉞之誅爲是邪且此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輿論未協未足信也小臣言之而遠臣未言未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

請遠逐臣庶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爲治若違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試於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遍閱而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容勿大臣功

在　社稷誠有如　聖諭諄復慰免者

陛下尚且　准賜伯爵兼近習之應叙顧敢居然冒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民咸

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苟得之情故連累

內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

紛紛物議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廕過制在諸

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賞之失本以廣　仁恩顧以虧

聖治臣等竊爲

陛下不取也然戚畹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侯

則難開事例從　龍超擢已爲過望司禮舊任

自足酬勤今又　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

何以示法天下也況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

銀兩紵絲各有歲額之數蘇軾云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見今邊患告急四方靡寧群小窺測投間抵隙人心未定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此之謂也況人臣之義與

國同休戚天下安則人臣安矣若惟貪圖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則正德年間之事可以鑒矣是豈遠而難見聽而難知者哉且

維新快覩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視天下諸藩亦必拭目而具瞻者若本源一差末流難制臣等伏

望

陛下思之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　國體臣等何
為不知將順　德意為美而且好取戚畹近習
之怨恫邪臣等言論及此拊心自訟深慚精誠
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於開陳愧古人遇巷
之誠職瑣垣諫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發乾剛開張　聖聽收回累次之
命姑將封廕之恩於有功者別加議處務使賞當其
功不處非義之惠於無功者斷之以義務使賞
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於
祖宗之成法何守而不墜　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

輕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覬覦之念可以弭四方之變可以節糜費之供成 中興之治者者此其一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嘉靖元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已累有旨了如何又這等来說不准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斬濫予以重武階以彰

聖治事近該　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

監黃英病故蒙遣臣孫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

富等脊賜　恩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

衣衛指揮僉事著任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

正千戶黃鉉黃鉞副千戶黃鋭黃鏡黃綬百戶

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又酒麪局副使

米用題稱司禮監太監賈友病故已將姪男陞

授節奉　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

甫閱崇朝疊叫　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機鮮有愆度誠不
世出之　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
屢疏之而
陛下屢却之畧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
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之人
雖破常格然且上廑　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
而終止或　恩濫而中裁惕心固慄慄也遠至
武廟之日漸開倖進之門嗣我
皇上纘緒懲愆鑒弊一洗而新之見諸

明詔天下欣欣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淵
法欲玩左右侍　御之臣縟身家而速功利朝
為一辭焉移
陛下暮為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若楊聰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傑
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有若崔文有若
閻清有若周永以營建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
者半卻者半未肆也然而倖竇浸已開矣至於
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愛
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不易一遇可惜名器當局

互為瑄梅轉相滕葛輒尔強聒如戚憲然少長
不倫群而官之親疎不分賢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盡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
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寶鏹侑瑩
旌功賜額賁幽之　典逈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縟
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又不在乎後
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淮
秦文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乞見任者各一人
惟戴儀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
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

人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
千戶者二為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
尚有異姓如陳昊者亦獲廁名冒襲歲濫觴未必
至此臣等仰竊
陛下豈不以福威在上祈懇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
可抑豈知　朝廷之恩節則平優則濫平則重
濫則輕重則授之而下知榮輕則予之而人不
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
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校
力奚啻百餘人車從喧填里閈竦畏光耀多矣
但其徒擁虛器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褻

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之以磨鈍厲世者而

陛下苴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況今各處春旱秋霖

天妖地異　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明綍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器以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丹悃擬列皂囊因以徹　九重而回於穆乃復

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默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厥竇而拓其所僅存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

以狥情而裂當調追寢二項
成命将黄富賈通等槩免甄録則 聖政昭公論愜
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慊則将黄
富照張淮等事例任之南撫以示優渥雖於事
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若
聖衷仍有未慊則将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陟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
照舊帶俸著役賈通止與旗役所司食糧此則
臣等勉為将順之策殊非令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清時美政可以忭中外而聖無
窮其於消灾弭變之道諒非小裨也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重官賞以全　國體事臣聞賞以待有功而一切無功者不得濫官以選良士而所謂賤類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懈類賤而官則良士羞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而官之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剴切詳盡而

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為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萬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郎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

者有八旗總千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狥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嵚等以蕭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職匪惟韈等並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良賤者亦自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使廝隸乞者藉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厮養而比隆焉諸　公主聞之其謂

陛下何不可六也況張欽本出朝鮮隸于欽者如此
今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
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中國之人可知
矣外夷輕視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右近臣
不宜為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負謗於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
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何哉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之議及該科之言將前
命停止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裴紹宗謹
題為抑濫乞以清 朝政事臣惟
國家設武職之官以勸有功間有帶俸與見任者
等也是皆名器所在政體所關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恭題本到科內稱太監郭昇
病故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之例將伊姪郭
洪量乞陞錦衣衛百戶直宿管事奉
聖旨准他郭洪與做錦衣衛百戶帶俸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查得近日濫乞之官有趙雲有丘麟有
楊倫乃今又有郭洪效尤緣洪等有何功於天
下 社稷而輙希非分之恩濫無紀極而破壞

國家之名器政體一至此乎且太監郭昇雖稱歷
事有年勤慎頗著然蟒衣玉帶尊顯用事亦足
以酬其生前今既物故又復　恩蔭其姪濫與
前官是以報功酬勞之典而為啓寵市恩之舉
臣恐將來沮將士激勵之心結忠勲憤懣之氣
所得者虛名所貽者實害且
陛下以潛邸諸臣昵於私恩聽其濫乞似無太過以
臣反覆熟詳見今天下水旱交傷各邊急缺軍
餉謂宜澄汰冗員猶且不給若又濫乞群小將
使倖門不塞小人皆得乘君子之器入斯賊之
紀綱紊而政體乖

祖宗畫一之法蕩然不存　朝廷公平之政從此而壞一遇有事何以勸忠而策能且潛邸諸臣不輔成唐堯之治以榮身名反蹈
先朝故轍自取咎害只今道路旁觀者已竊笑其愚如正德時之為也臣等嘗為此濫乞趙雲等三次疏諫不蒙　准信又該兵部尚書彭澤等亦嘗執奏竟不　俞允而又有此洪之濫乞也嗚呼澤及臣等皆股肱耳目之官
陛下棄之而不用以一元首而獨運於其上可不可也伏望
陛下勉從彭澤之言及臣之論杜濫乞之從無使如

揚倫郭洪接踵而援引也則　國是大定

祖宗勸功之法不至於紛更廢墜矣乞將[illegible]

成命早賜收田　宗社蒼生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為慎重名爵事臣竊見吏部奏
欽奉旨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
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欽依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
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
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录俱
與做正千戶蔣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切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
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

　檢人心砥礪世道

祖宗大統為天下我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

　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

　予以隳

祖宗天下法制也齡等無間關百戰之功非俊傑

　九德之士待以椒房之親重荷　恩寵富貴已

　極名位已盛無上等復加出宗階一日之間徧

　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

　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

　武職者二人惟　寵賚頻優賞賜濫

私厚戚屬輕用　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言說聯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制

進封以伯固付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等輩

何謂耶若以為　母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　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

似無名縱使　鶴齡等有積勞於　國則論功行

賞亦止宜於一　行豈可去年降一

勅今年又降一　勅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

洪恩過寵頻頒疊見以瀆以僭至於如此然則何時

可止也只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

皆曲緣私恩　一槩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陛之

厲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
駭且惜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階
重職也封拜大事也
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 內降 手勅率易行
之揆之事理殊為未安況 大恩不可以頻假
上爵豈容以輕授 祖訓昭然法制俱在
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意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
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
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
絕私恩而不肯少爲假借乎外戚其外戚之知
義理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爲

憑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

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

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横加指訐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况今各處盜賊縱横生靈糜爛饑

饉連歲餓殍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

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畹

而數數累章乎　恩澤臣恐天下以

陛下無心於斯民而秖知有外氏其害非細細也臣

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

遵　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

防　俯納臣言將前項

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

賜賚有名官爵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知足之令名臣之此

言非敢薄於

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茲事

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恝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

世之義及臣也是以昧死上

聞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給事中臣胡汭謹

題為慎名器以保全功臣事竊惟爵賞所以報功也重則足以勸輕則至於濫不勸而濫雖堯舜不能治何也失礪世磨鈍之術也孰謂名與器

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該吏部恭

勅太傅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兼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廷之臣相顧驚愕謂此殊　恩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爵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之功而後膺此不世之貴惟子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一旦益之以非分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

加以散官、若率、皆奉若
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繼是戎狄不式王命逞
其凶惡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
草竊奸宄、覬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反劉我
生民於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敗
王章闚為、不軌以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
其難則加之、今光祚等六臣有靖邊之功與有
遏亂之功、與有定難之功與三者皆無聞也而
猥加以官、係之名無功之賞有識者之憂也萬
一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焉或兼而有之
又將何以、賞之不可賞而賞是褻天之命不當

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何也賞爵出于天非夫
人之所得私者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
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
任職可乎九齡對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
是以卒不之賞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
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未服汝為使相
品位極矣復更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
亦未嘗輕賞夫守珪有破契丹之功彬有平南
唐之功唐宋君臣於官賞之際尚如此其慎今
光祚等厯寵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
偉績以求無忝於前人而無負乎厚祿豈爵覆

餗之刺方且籍籍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
益重其過臣知此六臣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
受也昨該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勞勩之荅之夫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
臣子之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況中又有拜
其迎守且不與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
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於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褻鑒宋
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
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僥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

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足以奠
宗社於無虞矣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賞以酬勞朝廷令典勅旨已下如何又來奏擾
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懇乞

聖明循

典章慎爵賞以重　侍衛事臣竊惟我　國家之制設立親軍錦衣衛以扈從　禁近語其職掌則直　駕侍衛巡捕職莫親焉任莫切焉其堂上管事尤非帶銜帶俸之比每一員缺須兵部選推二員恭候

欽點方得到衛管事蓋因其職任親切

簡授之始必極精詳非可請乞得之者也乃若前閑住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黃浦顧可使之違例復

職僉書管事於錦衣堂上哉臣查得
會典內一款凡錦衣衛官為事復職雖遇
赦仍調在京別衛帶俸夫帶俸原衛猶且不可況左
右都督為武職之極品管事堂上尫錦衣之尊
官浦以革職閒住之臣一旦兼而復之其如
祖宗之憲典何方
皇上之御極須恩也膺司禮監太監黃錦蔭姪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錦即具奏辭免乞將原
任右都督姪男黃浦准復錦衣衛堂上見任管
事事下兵部迄今尚未題覆盖以稽之
舊例在所必無是以從容有待不敢壞法紀以狥所

請爾茲黃錦病故該監復申錦前奏滕龐援約
賚事例陳乞伏蒙
准錦原請黃浦遂得復職管事夫錦在内侍中頗稱
勤慎人亦知之值今身歿之後
皇上念其舊勞錫以恩賚亦豈為過第以臣愚思之
則大有不可者據奏錦賚昔蒙
堂上管事是賚猶見任錦衣非若浦已經革職
賚止陞遷本衛非若浦起用管事於例亦自不
同况我
皇上御極以來飭綱振紀錦衣堂上諸臣或以自陳
罷免或以糾拾革去惟慮冒濫名器以妨職任

則鮑瓚事例昔雖有之尚當議更以光
初政詎援前例之所無求今日之必得可乎不可乎
且予奪者
天子之大柄
命令一出誰敢撓之今浦之革任閑住迺
先帝所奪也該監代請復職是欲予其所已奪矣蔭
錦弟姪一人迺
皇上所予也該監代為辭免是欲奪其所已予矣撓
朝廷之予奪伸群小之私情其誣
上行私一至于此若不及今裁抑竊恐此端一[illegible]
乞成風使他日錦衣衛官率得倚勢犯罪[illegible]

希圖再入以干　憲典未必不自黃浦復職始
之也寧不大可慮哉夫
陛下之加恩于錦者亦至優且渥矣黃保等六名欽
蒙　着査照鮑恩等例與他黃斌等三十名欽
蒙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以　朝廷錫予而言
實為
特恩以臣下冒受而言已為過分則于黃浦復職一
事惜其關於　國家名器尤為重大或以
法典裁之或仍
前旨行看待錦亦不為薄何又復其原職至使濫厠
於錦衣處之堂上仍得僉書以管事違當遵之

明例施　曠蕩之洪恩遽爾輕以授浦如此耶臣待
罪該科義不容默謹披瀝誠悃冒罪
瀆陳伏乞
勑下兵部查照黃浦復職管事一節果於
會典前例有無違礙併查鮑璸事例是否相同如
果臣言不謬即將黃浦照舊革任閑住另選錦
弟姪一人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以承
新命可也如其不然或將黃浦復其舊銜調於在京
別衛帶俸可也其僉書管事等項職名一切削
去不許復得僥倖濫膺斯
聖恩與國法庶幾並行於不倍矣再照錦衣衛乃

近侍衙門先年雖各衛官員無故不得濫入近
年以来乞　恩傳奉併冒功陞廕者較之原額
殆數倍焉迨我
皇上嗣登寶位紛紛請乞猶為未已夫以　侍衛之
官聲勢烜赫有力者孰不欲得之顧爵以馭貴
帝王所重而傳奉請乞陞官
祖宗於此為禁甚明在今日誠不可不慎其所與也
臣請此後凡有　特恩並乞
勑下該部具查事例取自
聖裁不得徑行傳奉其有朦朧比例夤緣請乞者悉
聽該部執　奏如該部徇情玩法容臣該科一

併指實察究厥倖端不萌而　政體以尊名器無濫而　侍衛益肅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管大勳謹

題爲懇乞

天恩愼名器抑冒濫以正國體以裨

政事臣一介草茅幸荷

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皇上除前職感激情深涓埃報切日夕兢兢兩月矣

茲者伏覩　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祥等

題一本比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

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

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愼伊姪黃浦特准

錦原奏辭新恩併照鮑瓚例著復職管事兵部
知道著查照鮑恩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反覆
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是臣又
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可濫也卹錄者　朝廷之大典不
可冒也自惟溪壑之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
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起而天下之亂
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於未然忠臣為國必防
其漸況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尚可隱
忍規避于　君父之前哉謹按革職錦衣衛僉

書後府都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情臣請爲
陛下一一陳其不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垂聽焉臣嘗考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衣衛官入以
侍衛　殿廷出以扈從　法駕至爲清貴故舊
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隆重凡遇員缺必由該
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請
簡用又錦衣衛爲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
衛帶俸蓋重任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
故太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廕其弟姪義男爲都督錦衣衛指揮等官

若黃時坤黃時泰黃時鎧黃安蟬聯金紫其餘
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廕授黃詔為指揮僉事矣續蒙加
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使為
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
犯親屬以膺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罷革秉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瓚
例朦朧將錦名奏請夫瓚見任正千戶而乞陞
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而復圖見任管事
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瓚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援為例

馬兒原奏旣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鑽緣急爲請乞貪冒無耻之輩遂義
冠結綬於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刀懸
玉於　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幷三公豈不濫
名器而紊紀綱背　先帝而忽前
旨乎浦之罪不容逭矣再攷
祖宗陵寢設立衛所官軍以護　神靈而守
御器此其制不可毫髮僭竊者也黃錦雖勤勞其分
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後
陛下命工部營塋地蓋饗堂建碑亭　賜旌祠所以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往來看守同朝五貴會聚一門勢氣張大誰敢為黃氏竊塊土折寸木廼駕言守墳妄乞

朝命黃保黃雄黃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塋家事也若　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矣豈有

堂堂　天朝侍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朽

骨哉上擬　陵寢下冐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日匱戶部計算

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共約欠

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設官員及多餘冗員一體具
奏查革决無可以復添耗蠹彼黄斌等三十名
果何人斯乃敢盡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乎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馬
國將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
數十年其蠹耗又何可計耶且以
朝廷之廩祿養冒詐之厮流收無名之豺狼糜有
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恩等
例盖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等題要將鮑恩
等陞級鮑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體乾論
劾蒙　先帝温旨嘉納深燭冒濫裁革大半今

皇上秉攬乾剛肅清朝政近年陳乞等弊尤當盡行
釐革彼黃錦一中官供事之臣耳何為而生前
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人者皆得被
封拜蒙甄錄而廕使　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哉
中官尚然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
鏑功銘鍾鼎者抑將何以報之伏願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貪冒之不可縱收回
成命乞　勑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黃保等查議舊
典裁革以正　朝廷之統體將黃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　國家之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
以慫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抑而請乞之

杜矣臣之闚

先朝宦官若懷忠戴義輩率能薦賢為國秉公効忠

贊助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圖治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望有懷恩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

化可成而無疆之祚可衍矣仍乞

陛下勑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為陳乞與外

廷協贊　聖治則　宮府一體內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侍罪禮科事干名器責所

當言他非違郵臣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